

昨日的落叶

铃铛



一片年轻时落下的叶
落到地面已是昨天
拣起来吧，我们拥有的岁月



这些仰起的，低垂的，陌生的，熟悉的脸，
这些欢畅的，惆怅的，悠长的，歌唱的岁月，
 这片望不穿的秋水，
 这片城市落下的灰，
 你躲在角落里等谁。

于是相遇了，相许了，相依着，想不起时间，
然后风来了，雨来了，人来了，等来了转变，
 一片年轻时落下的叶，
 落到地面已是昨天，
 捡起来吧我们昏黄的容颜。

天空里的风雨飘摇，和不能承受的夕阳，
你说这样吧去看海洋，看我们被风吹的模样。
 生命里的风雨飘摇，和不能承受的梦想，
 你说来吧看秋水春江，还映着当时的月亮。

每次听着老狼的这首《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记忆中的北京城，那一条旧日里的街道，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这歌声仿佛弹拨着我的心弦，伴随着它的旋律，我终于写完了这个萦绕在心中的故事，真的就象是将一片昨日里的落叶轻轻地拾拣了起来，成为永远的珍藏。

下载《歌》－老狼

<http://www.shuiyunjian.com/upload/files01/ge-laolang.wma>

一．梦里故乡



有些事情，我已经很久不想想了。
很久不想想了，也就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也就好象完全忘记了。

直到有一天。。。

那是去年夏日里的一天。

我回到阔别了十二年的家乡北京，思绪纷飞，感慨万千。于是，便在一个空闲的下午，独自叫了辆出租车，想出去随意转一转，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让司机沿着几个主要的干线开，只想走马观花，有兴趣的地方再停一停，看一看。

窗外的街景，曾经那样的熟悉，现今又是这样的陌生。记忆中家门口的大马路竟然连走向都变了，更不要说那些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和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了。十二年啊，似乎一晃就过去了，想再抓住一丝旧日里的感觉，竟也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只感到莫名无比的孤独和惆怅。

沿着主干线开下去，倒还有零零星星几个地方没怎么变样，象友谊宾馆，紫竹院，动物园，甘家口车站两边的马路居然还是老样子。。。天安门广场依旧壮观，只是汽车堵成一片，呛鼻的废气弥漫在空中，忽然间我觉得一阵心悸，不敢往广场的地上看，太多的往事涌上心头。。。好不容易穿过了广场，再往东开，就象是来到了另一个城市一样，新兴商场和拔地而起的现代高楼让我倍感陌生。

恍惚间，看见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高耸入云的白色高层建筑。。。“哎，您稍微慢一下。”我招呼着司机，“那个是京城大厦吗？”司机说，“是啊。”他觉得奇怪，“哎？敢情您不是北京人呐，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的心中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激动，顾不上解释，叫司机马上开过去瞧瞧。

我们的车子在拥挤嘈杂的马路上穿梭着，不远处的京城大厦离我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清晰了，连那条我曾经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马路也看见了，哦，曾经多么熟悉的地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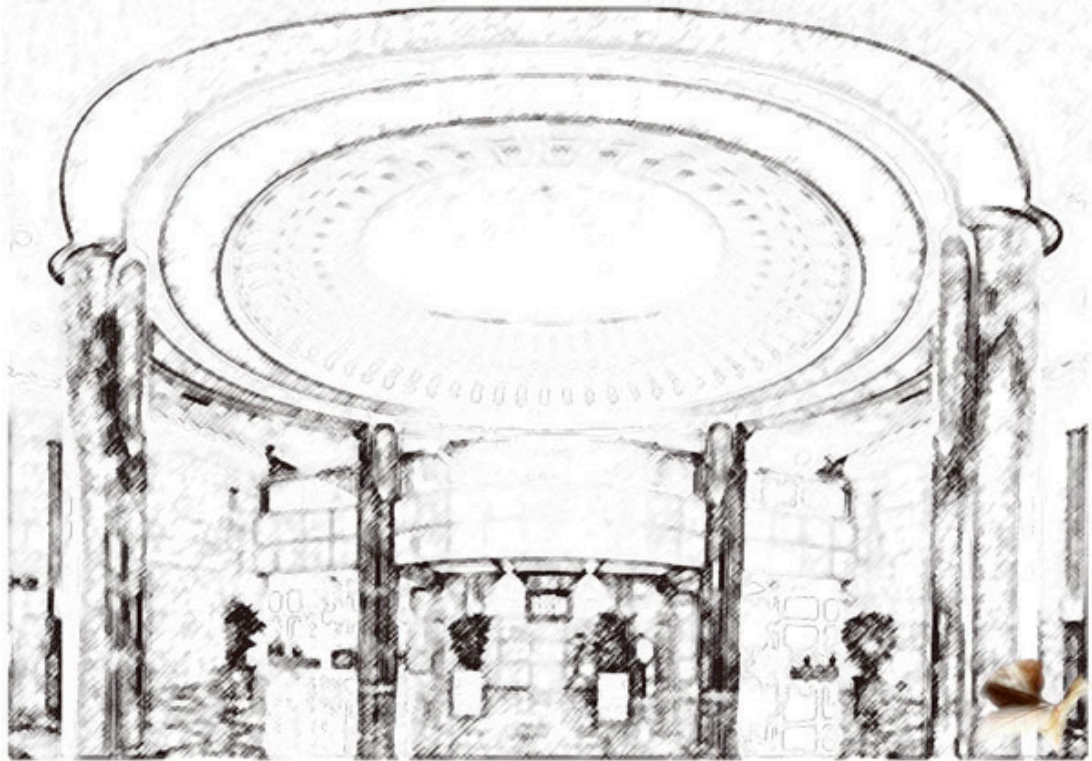
刹那间，记忆的闸门好象一下子被冲开了。。。

也是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也是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车窗也是完全地放下，夏日的风一股股地直冲进来，呼呼地吹乱着我的长发，发梢儿也是这样在劈啪地垂打着脸颊。。。旁边开车的是肖何，风也将他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乱蓬蓬的头发下面，是那副他总爱戴的纯黑色进口雷朋(Ray-Ben)太阳镜，让他的人显得粗犷潇洒却不乏稳重。车子里播放着一首当时流行的电影插曲，肖何随着音乐轻轻地哼着小调儿。。。

夏日的风，还在呼呼地从车窗外直吹进来，发梢儿还在不断地吹打着脸颊。。。

十二年前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感觉，所有的被遗忘在心底深处的，在那一刹那间，都如同海浪一样涌了出来，冲撞着我的心。。。

（二）土妞进城



我认识肖何的时候，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那是我非常消沉的一段日子。

父亲的突然病逝，让我顿觉人生的短暂和无情。对于读高学位，出国留学，办公司，挣大钱等当时周围很多人都热衷的事情，我好象一下子就没有了兴趣。在申请留美读书被拒签之后，我就懒得再折腾了，只想在附近找份清闲的工作。

要说这样的要求并不高，可我不愿意委屈自己一丁点，只要稍微觉得不舒心就辞职，结果刚刚半年就已经换了3份工作。看着我这副散漫的样子，我大哥急在心头。他几经周折介绍我到了京城大厦他大学同学齐芸主事的一家外企房地产公司。齐芸的位置不低，是技术部的总管，她象征性地面试了我一下，就收留了我在她手下做建筑设计。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份松闲和滋润的工作。当时房地产还不算热门，因为竞争不强，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对雇员也很大方。象我这样刚毕业的，每月除了白吃白喝的，还能领到一千几百厚厚的一打钞票，这让我一越成为同龄朋友中的“大款”，都有些飘飘然了。又因为顺路，我上下班还可以经常搭齐芸的车，这种车接车送的待遇让我自我感觉特别好，有时仿佛觉得这跟当老板都没什么两样了。

当时的京城大厦算是继国贸之后北京城里数得上的新型高层豪华写字楼。记得我刚上班时，每天都忍不住要在正门的大堂前厅里停一会儿，仰头看看正上方那个金碧辉煌的圆环穹顶，再看看四周的雕廊画柱和中西合璧的各式石雕木刻和壁画，那感觉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很快，我最喜欢的地方不再是豪华的门厅，而是一楼那个可容纳上千人吃午饭的气派的大餐厅。天南海北各色各式的大菜小菜放在进门的大桌上，足足有两大排，菜谱还见天变花样。最关键的是午餐券是公司发的，所以吃起来的心情那叫一个爽。

每天中午到了饭点儿的时候，餐厅里好热闹啊，在大厦几十层楼里工作的帅哥靓妹们拥挤一堂共进午餐，也不知挤出了多少“眉眼”，碰撞出了多少“耐情”的火花。我们公司的头号公关小姐，外号叫大花瓶儿，她几乎就是整个饭厅的中心。据说大花瓶儿是我们大老板花重价从楼上另一家大公司端下来的。她长得象个女明星，姿色艳丽，亭亭玉立，再加上水性扬花的妖劲儿，惹得大厦里一群的小伙子追她。有时，吃饭的时候和她一桌，我可真服了，短短的一顿饭功夫，就看她顾盼流连，把个媚眼儿抛得满厅飞。她有时候给我们讲她的浪漫史，每个男孩都被按楼层分类，比如三十层那个，二十二层那个。。。比起大花瓶儿来，我太惭愧了，真是名副其实的乡下来的小土包儿，穿衣打扮还没入流不说，心思还停留在那些好吃的上。我最喜欢把每月没用完的午餐券攒下来，然后，悄悄带我的好朋友们来美美地撮一顿，觉得开心极了。

那时，我对肖何的印象很淡。他是公司大老板的亲信司机，每天的日程安排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我只记得他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子高高的，却总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那种人。肖何偶尔也来我们设计室溜达一下，说起话来爱摆出那种居高临下的派头，评论起公司里的事来，好象天底下就剩下他一个明白人似的。

说实在的，我当时很看不惯这种自以为是，还爱愤世疾俗的人。我总觉得有志气的好男儿应该勤奋好学，少说多做，应该肯吃苦。。。

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和肖何才真正地熟悉起来。

（三）花瓶搬家



要说当时的外企公司，可谓真真假假，什么样儿的都有。我们公司还不算是骗人的，真的雇了些英国和澳洲的工程师轮流来京工作，彼得就是他们的长驻代表。他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人长得很魁梧，脾气又特别和善，我到公司时，他已经早和中国员工打成一片了，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彼得大叔。大花瓶和两个小花瓶是我们公司的三个公关小姐，她们负责翻译，导游，和其他招待工作，经常跟膏药似的肆无忌惮地粘在彼得大叔的身边，彼得也很自然地和她们勾肩搭背，说说笑笑。全公司的人都以为我们老板英明，老外就是喜欢这样漂亮开放的浪女，人家来自开放的国家呗。

没想到，一天上午，只见彼得大叔拉着一张大长脸，一头闯进大老板的办公室，在里面哇里哇啦地大叫，等他出来的时候气得满脸通红发紫，谁也不理，冲出了大门。大老板马上把那几个花瓶呼了进去。。。很快，不到午饭的时候，全公司就传开了：原来大花瓶昨儿晚上去彼得大叔住的酒店了。她以为他求之不得，他却认为那是对他的奇耻大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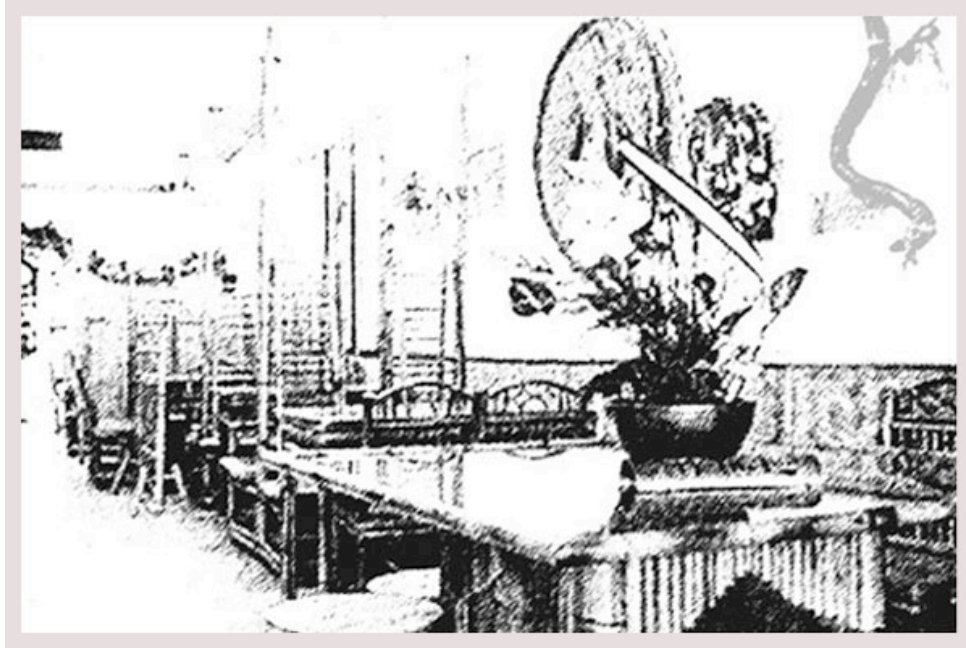
我当时有些不解，以为平常他们几个勾肩搭背的跟那个也查不多了，后来才明白，这是中西方文化上不小的差异。

我们大老板是极其精明的人，他当机立断，火速地把大花瓶又搬回到楼上她原来的花房里去了。

第二天上午，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还在悄悄地议论着突发的“大花瓶事件”，只见齐芸火急火燎地走到我的跟前说：“嗨，你能不能把手里的活放下，马上跟我到会议室做一下翻译？”我心里咯噔一下：啊？我不会翻译呀？哪有这样临时抓差的？可再一看齐芸那满脸愁容，就知道事态不妙，也不敢给她拆台，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了。做现场翻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轮会议下来，我脑仁儿都快累炸了。稍不留神就出错，英文里夹中文，中文里夹英文，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想说道歉吧，都不知应该用“对不起”还是“sorry”。唉，我心里这个叫苦啊，饶了我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新翻译什么时候到啊？

几天之后，大老板突然从电话里呼我去他的办公室。我顿时紧张起来：什么天大的事需要大老板亲自对我训话啊？我琢磨着自己可能犯的各种错误，迟到早退的次数。。。等等，提着心吊着胆地走进了大老板的豪华办公室。。。

（四）阴差阳错



大老板开门见山地说，领导们对我的翻译工作十分满意，要我考虑转到外事部门来，今后的工作主要就是翻译，带老外们旅游和吃饭。我惊讶得几乎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忍不住地问：“那小红和小丽（两个小花瓶）不是都可以做翻译吗？”大老板解释说彼得大叔点名只要我去，说他不愿意再跟没正式大学文凭的人共事了。听了这解释，我才有点明白，这不是因为我的翻译水平怎样，而是彼得害怕专职的公关花瓶小姐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老板很会说话，说现在公司有困难，这些安排也都是临时的，以后人员周转开了，我还可以继续参加现在做的设计项目。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什么事业上的追求，工作就是图个开心舒服还能挣钱。在齐芸的技术部里，我工作还算顺利，只是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处理人事关系了。我发现齐芸很专横，大伙都不喜欢她，而她开始有意地栽培我成为她的私人暗哨，时常问我她不在的时候其他同事的表现，我已经告诉她好几次“我没看清楚”了，正不知道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下可好，可以借机一走了之了。所以，我也没再考虑什么，当场就爽快地接受了这份翻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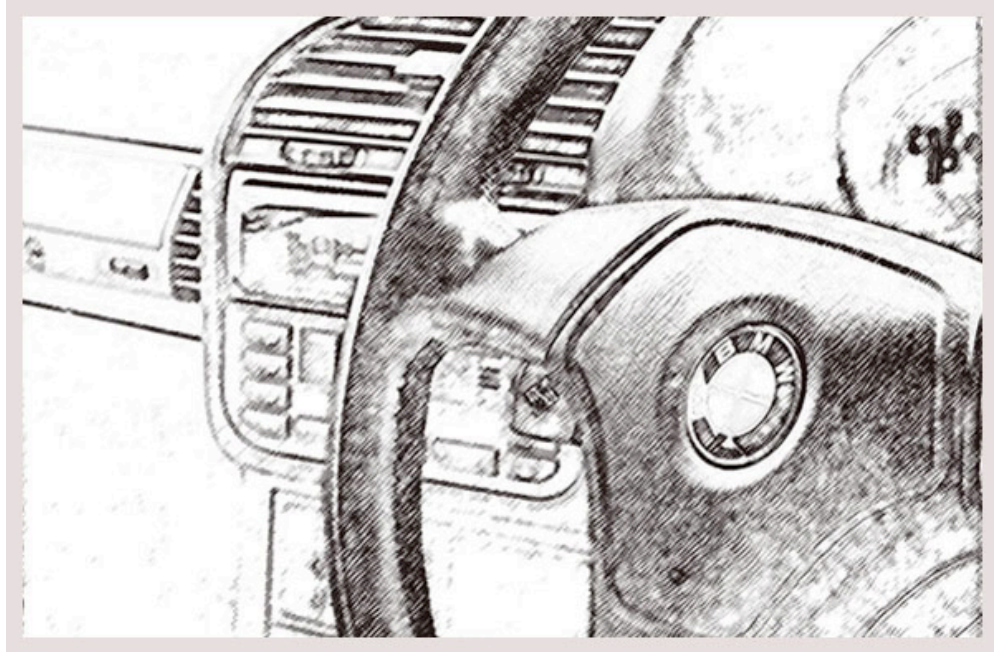
没想到，这个临时的工作变动不仅让我大长见识，同时，也带给了我一段无比轻松和快乐的时光。

每天我除了做一些简单的笔头翻译外，大多是陪着老外和领导们在京城各种的生意场合吃香的喝辣的。不谈生意的时候大老板吃得更刁，他喜欢带着我们这群陪吃，去一些鲜为人知的别致的小馆子专门品尝他们的拿手汤菜。当时我们有句话

叫“跟咱老板喝粥去”，跟着他真的是尝遍了京城内外各式各样的汤和粥。还记得我们曾经开车很远到郊外去，来到一个特别雅致的小竹屋里，就为了喝那里的竹筒鲜粥什么的。

刚开始那阵子，我常常跟家人和朋友诉说自己对这份新工作的苦恼：就是看着盘子里那些精美菜肴，嘴里还流口水呢，可惜肚子里一点点空儿都没有了。。。好在这苦恼也没持续多久，因为我的嘴很快也开始变刁了。

（五）最初相识



不管我们到哪儿去，基本上都是肖何开车。无论是在繁华的城区还是偏远的郊外，无论是名胜古迹还是无人知晓的特色小饭馆，他从来就没有出过错。大老板和肖何之间非常默契，常常是大老板嘴里刚嘟囔几下，我们还没听清楚是什么音儿呢，肖何一脚油门就把我们送到地方了。肖何给大老板开车的时候跟平时判若二人，常常一言不发，就跟个军人似的。他对京城内外的地理熟得不得了，稍有堵车，他就换小路，钻胡同，有时，恍惚觉得他是开了架小飞机，带着我们满城里地飞来飞去。肖何和我们不一样，他跟大老板之间称兄道弟的，他叫大老板彪哥，大老板叫他小何子。

这样几周下来，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和肖何已经就很熟了。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肖何站直了以后个子真高，比几个老外都高，大概得有186-188cm左右。我们大老板也很气派，比肖何稍矮，但跟老外们差不多高。每次走在这一群人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那种咱中国人不比别人矮一头的自豪感。

那阵子，正赶上我们公司迎接一批新来驻京的老外，我们例行公事地送他们去故宫和长城游览。一般来讲，下午回公司的路上，几个老外都因时差而昏头大睡。肖何到那时候也显得很困乏，他就边开车边跟着车里的音乐哼歌。我说了大半天洋文，总觉得被憋得难受。这会儿也顾不上肖何有没有兴趣了，只管打开话匣子，听到什么歌就感慨一下什么，看见窗外什么景色就也畅想一下什么。肖何哼着他的小曲儿，对我那些没边儿没沿儿的遐想好象没什么共鸣。不过他说有我在一边说话也挺好，可以让他不打盹儿。

因为我刚毕业不久，经常在闲聊中扯到上大学时的事情。有一次，正当我说到我室友和她男朋友的趣事，肖何突然接过话茬说，“哎，要我说啊，我猜你男朋友一定很有才。”我心中一惊，疑惑道：“哎？我还没跟公司里什么人说过我有男朋友呢，你怎么知道的？”肖何对我的问题好象都不屑一顾似的，只简单地回了句，“嗨，这还不容易猜。”我觉得倒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就如实地告诉他说，“我男朋友叫晓鹏，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现在还在我们系里读研究呢。”“哦——”肖何点了一下头，又看了我一眼，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人没啥本事，就是眼特厉。”

就这样，我和肖何渐渐地熟了起来。我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心里又藏不住事，所以这几趟路下来，我的祖宗三代肖何全门清儿了。肖何却很少讲到他自己。印象中他好象比我大十一，二岁。我只知道他结婚多年了，还没有孩子。肖何嘴很严，好象从来没有提过和他老婆有关的事。我还是从公司别人嘴里听说她老婆家似乎很有背景什么的。

我发现肖何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他很会聆听，而且善解人意。我唠叨的废话他好象都自动过滤掉了，我如果说到正事，比如说到当时公司里一些我感到棘手的人事关系，肖何就会马上插话，告诉我，谁和谁是一伙的，以前发生过什么，教我怎么对付。。。等等。



（六）指点迷经

当时，公司里里外外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够乱乎的，让我总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有了肖何的点拨，我才稍微有了些方位感。比如，肖何告诉我，另一个老司机是大老板的亲叔叔，公司的大股东，所以，大老板也敬他三分，能用肖何的时候就不麻烦他。我倒抽一口凉气：原来我还以为那个老司机爱偷懒呢！肖何又告诉我，花瓶小红别看还没到二十岁，现在跟我们搞设计的一个研究生小军是同居关系，但是俩人不公开，因为公司明文规定同事里面不能有亲戚和家人。我听了以后又如梦方醒，难怪每次跟同事们一起回家，他俩总是说同路呢！肖何还告诉我，齐芸是大老板的情儿，我惊讶得下巴都脱臼了，半晌合不上！

我对肖何说的齐芸和大老板的关系表示严重怀疑，决不相信。肖何问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是怎么看怎么不般配。齐芸的长得那么凶，身材又矮，我感觉我们大老板一表人材的怎么也得找个象大花瓶那样的美人。肖何只说了一句，“你怎么那么天真啊？”就好象又不屑于再提示我了。肖何还告诉我，其实我作为齐芸的人，在公司里是很安全的，齐芸正在要给技术部大换血，把不服她的都一个个干掉。听到这里，联想到齐芸不时给我布置的特殊“任务”，我不禁倒抽了两口凉气，开始庆幸自己走的正是时候。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一个几十人的小公司，里面竟有这么复杂的人事关系。我虽然嘴上没怎么说，心中深深地感谢肖何的指点迷经。因为我知道自己在看人这方面特别迟钝，后知后觉。我也告诉了肖何我在以前两家所谓科技公司里的惨痛经历。

第一家还是某著名大学的校办公司，我上班后不久就发现我的女老板在提货的时候做手脚，用假单据。思想斗争了好几个星期，正不知该不该告诉大老板呢，突然听说原来大老板就是她老公！俩人都是离异了不要孩子，几个月前刚刚结了婚。我忽然有种天混地暗，不见天日的感觉，三个月的试用期还没到，就赶紧辞职走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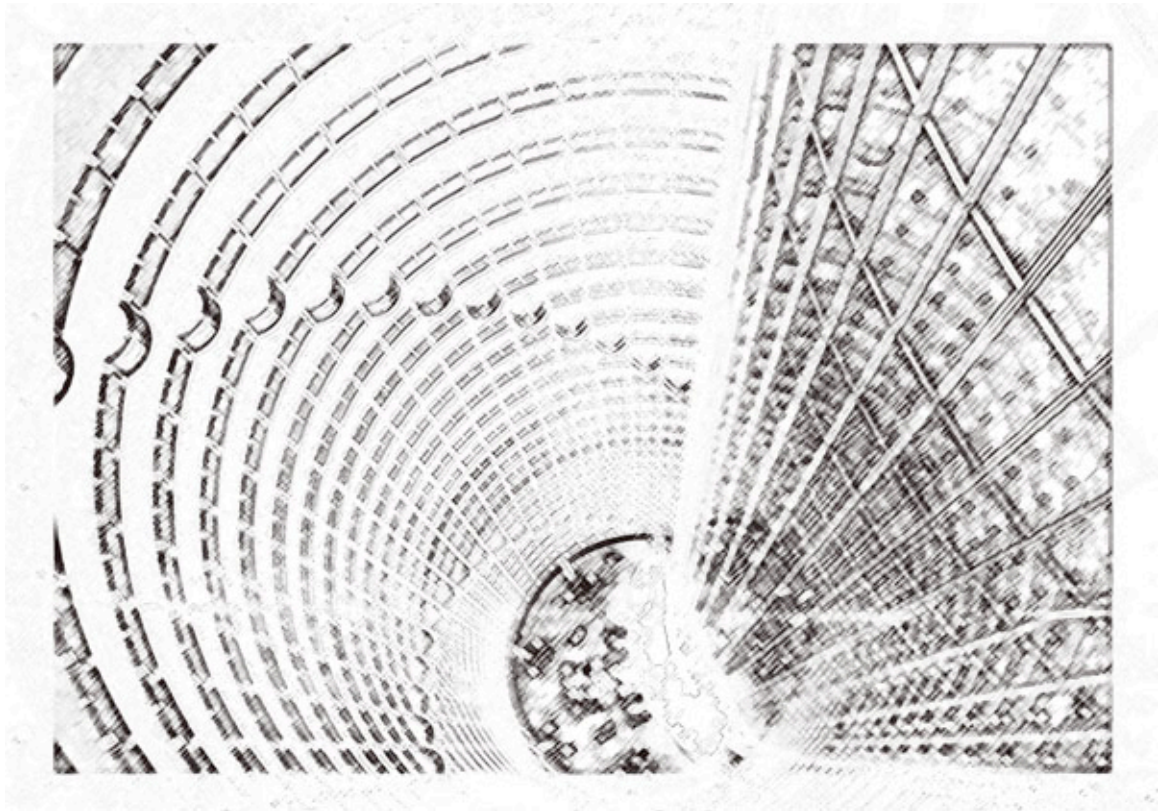
第二家公司算是干实业的，我跟着几个老将苦干了两个月。可是到开总结会时，我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是迟到早退的第一名！记录上我迟到的时间竟然精确到了1分钟，而别人都是至少5分钟以上。我实在忍不住，想跟那个记考勤的女的讲理，咱俩人的手表没准还差个1、2分钟呢，她说不出个理由来，居然跟个泼妇似的当众嚎头大哭。大老板出来了，二话不说就要我道歉。后来才知道她是大老板的情儿。那我哪里还混得下去，得，走人吧。

肖何听我讲完了，叹了口气，告诉我说，“每个公司都有一个毒女人，不能得罪的。在这里，只要不得罪齐芸就行。”

我反复琢磨着肖何这句似乎是很随意说出来的话，越想越有道理，觉得他简直是个奇才，怎么在我脑子里乱麻似的人际关系，被他一点拨，一下子就清晰了。

肖何突然又叮嘱了我一句，“齐芸的事，我是怕你吃亏才跟你说的，你不要告诉第二个人。懂吗？”

我赶紧答应，“恩。我知道。”



（七）路口长谈

肖何开车不仅平稳，而且穿梭自如，很少会被堵死在一个地方。只有一次，大约是在傍晚五点钟左右，我们刚把几个老外送回宾馆正往京城大厦方向开，突然前面出了车祸。

刹那间，路面上就乱了方阵：公共汽车竖着，小汽车横着，自行车斜着，行人见缝就叉，混杂成一大片，连一线生机都看不到。正好是下班的钟点儿，周围的小街也一下子被堵死了，肖何硬想往外冲，被一个刚刚赶到的交警狠狠地痛斥了一通，居然还抽出了警棍指着肖何，我们只好停在在路边，一动不能动。

肖何被堵得心烦，一会儿就抽了两根烟，满嘴都是骂街的话，那个交警的每一个指令都被肖何臭扁一通。我看路上那阵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有出路的，就琢磨着找个什么话题，让肖何分分心，也好止住他的火气，别一会他要真跟那警察打起来就糟了。

我问肖何他有没有插队，他说没有，就没话了。

我又问他喜欢干什么，肖何说他现在烦得很，什么也不想聊。

可能是怕我不高兴，肖何又加了句，“你说吧，我听着。”

我就给他讲了几件我们大学里的逗事，我们考试前怎么设圈套跟没经验的年轻老师去套题，又怎么合伙欺负那个老拖堂的老腐朽教授。。。我本想说些轻松的让肖何开心，没想到他反倒长叹一声，感慨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快快地告诉我，他小时候没机会好好读书，应该是恢复高考以后77或78届的，但是自己底子太差，没考上大学。后来才勉强上了个大专，学外贸进出口。其实也就是凑合着拿了个文凭，根本也没真学到什么真本事。我从来没觉得跟肖何有太大的年龄差，可是一比较我们的学习生涯，才感到我们真的是两茬人。

在我的一再央求下，肖何给我讲起了他的小学和中学时代，讲他上小学时怎么淘气，怎么逃学，中间又怎么停课闹革命，还有一次滑冰掉到冰窟窿里差一点儿就死了。。。他的中学又是怎么结交了一群小哥们，怎么打群架，怎么逃课。。。我们公司的大老板就是他当时的铁哥们（难怪他总彪哥长彪哥短的）。改革开放以后，哥几个合伙在一起做生意，结果折腾过火了，彪哥还进过监狱。。。“啊？！真的吗？”我听得惊心动魄，禁不住叫出了声。肖何赶紧叮咛我，千万不能跟公司里其他的人说啊。

本来堵车是件最烦人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倒希望能在这里再多呆一会儿，我喜欢听肖何讲他的故事。在周围的汽笛声和各种嘈杂的喧闹声中，肖何讲得不紧不慢，有意搭无意搭的，原本很惊险或者惨痛的事情好象也被他讲得象家常便饭一样。

在这之前，肖何好象还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么多的话。这会儿，他一边吞云吐雾地吸着烟，一边没边没沿地絮叨着自己以前的事，我恍惚间觉得他就象是我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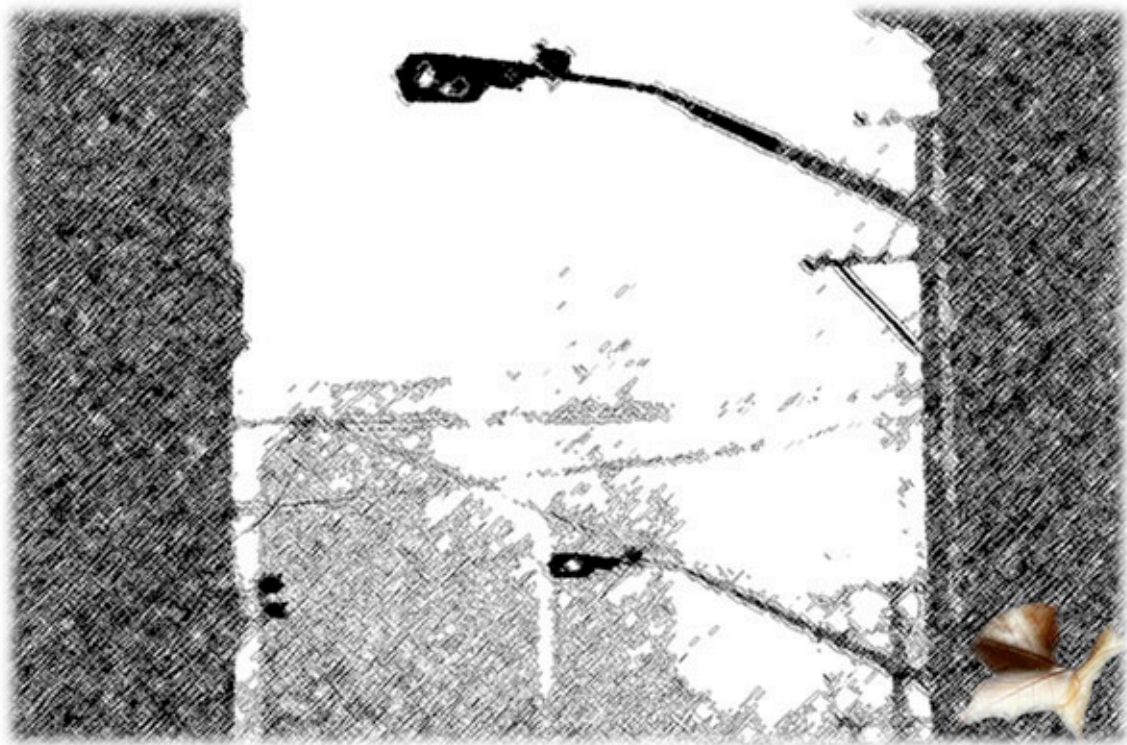
肖何又接着说，彪哥从狱里出来以后，大悟彻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找关系从银行贷款，干起正儿八经的外企来了。九零年起，他就开始专攻房地产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北京郊外的豪宅，全部设计是请国外的建筑师来京完成；另一个是北京四合院，做古建筑保护和装修。

按肖何的话，他来这个公司，不是被雇来的，而是被彪哥三顾茅庐请来的。彪哥的初衷是想让他组建一个公司的外贸部门。肖何在海关有些路子，来公司以后，他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几辆进口车。彪哥不仅喜欢他搞来的车，还喜欢坐他开的车，就说，你丫反正现在事情不多，一边筹划外贸部，一边就先给我临时开一个月的车吧，搁别人开还不放心哪。肖何说他当时没犹豫就答应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年都过去了，那个外贸部就象个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对外说是在筹建之中，实际上，最关键的资金总是不到位。结果，肖何现在每天的工作就跟个专职司机没什么两样。

肖何叹了口气，又说，他自己虽说不是那么喜欢做房地产生意，可心里特服彪哥，还是愿意跟着他干，但愿他的那个海外部还能起死回生。。。。

正说到这里，只见前面的车子终于开始移动了，那个交警朝我们这里粗鲁地嚷了句什么，肖何一秒钟都没敢耽搁，立即骂骂咧咧地启动了车子，跟了上去。。我们终于一点点地蹭了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那个繁杂喧闹的十字路口，正前方一闪一闪的交通红灯，加上一堆横七竖八互不相让的汽车，还有周围的店铺，小摊儿。。。肖何点着烟，慢条斯理地跟我聊着天儿。。。这副图画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依旧清晰无比。



（八）通宵舞会

自从十字路口长谈之后，我感觉自己和肖何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近了很多，也开始有了默契。我这人办事情很不严谨，丢三落四的，肖何只要发现了，都一声不吭地及时帮我弥补。我呢，打心眼里再也不把肖何当成个只会侃大山发牢骚的司机了。肖何直率和义气的个性，让我觉得很好相处，就象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如果他要我帮个忙，比如他要自己开车出去办事，我从不问什么原因，都尽量给他掩护着。

在公司里，我是初来咋到的。原来在技术部里还有几个说得来的，可转到外事以后，除了跟肖何比较熟了，就没有别的朋友了。感觉小红，小丽那两个小花瓶只是表面上跟我还过得去，却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友好的表示。吃午饭的时候，我最怕和大厦里那群公关小姐们坐在一起，她们的很多热点话题我都插不上嘴。比如，她们谈起每周四晚上在国贸大厦的通宵舞会时，常常兴奋得互相尖叫着打趣，可我从来没去过，所以自然什么都听不明白。我觉得很落单。

为了让自己合群一点儿，我决意一不做二不休，怎么也要去那个通宵舞会见识一下。我知道肖何有时也会开车送那几个花瓶去舞会，于是就在一次闲聊的时候问他能不能下次也带我去看看。

哪想到肖何一板脸，瞪着我说：“你瞎跟着她们几个干嘛？我到那里去是另有别的事。”

我一下子被噎住了，啊？这叫哪家子的理，只许你们去，不许我去？。。。

我刚想还嘴，只听肖何又说：“你有没有脑子啊，她们都没正经读书，你也不想想去那儿的都是什么人？！”

冷不丁地被肖何这么一通训，我一时竟无言以对。好在我本来兴趣就不大，而且跟家里也不好交代，就想，不去也就罢了，可你凭什么对我吹胡子瞪眼睛的？看你瞪起眼睛那样子，多难看啊！

我气不过，真想奚落他几句，话都到嘴边儿了，可当我抬起头望着肖何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正好相遇，我这时才发现他那貌似凶巴巴眼神底下流露着一股我从未察觉过的固执，呵护和温存。。。我无法和他对视下去，只好扭开了头。早准备好了的一串挤兑他的话变成了有气无力的一句：“哼，爱送不送。”

（九）晚宴换杯

几天以后，我们公司举办了一台大型的晚宴。

当时，公司刚刚拿到了一个四合院改建的大项目。这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位于长安街旁的一个老胡同里。我们第一次到实地时，都无不感慨在长安街附近居然还有一个如此古朴宁静的大宅院。院子里那几棵苍老穹遒劲的古槐和银杏树，在暗红色的院墙的衬托下，渗透着一股浓郁的古都文化的韵味。只可惜建筑本身年久失修，显得黯然失色。这个四合院的占地面积很大，改建的投资也很阔绰。房产权属于侨办，改建之后将成为老一辈的休闲俱乐部。

我们大老板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抢到了这块大肥肉，也就在所不惜，继续下本钱，邀请侨办里的领导们来到荣冠京城的蒙古民族剧院酒楼胡吃海喝一番。这家酒楼的特色是舞台和餐厅合为一体，客人们可以边吃边看。

那可能是我至今为止吃得最上档次的一次大餐了。一群身着蒙古服装的漂亮服务员在每个圆桌后面站成一圈，每个服务员专门负责为自己前面的那个客人单独盛菜，上汤和收盘子。桌上没有大菜，每份菜都少而精，色香味俱全，分盛在一个个精致的小碗或小碟里送到每位客人面前。一道菜吃完后，杯盘餐具全部收走，桌上洁净如初，接着再送下一道菜。很多小凉菜，青菜，鲜汤和肉菜交替着送上桌。。。吃得眼花缭乱，还一点也不觉油腻。

当饮料和酒水刚送上饭桌时，身着蒙古服装的舞蹈演员就已经开始在舞台上轻盈起舞了。舞台正中象时装表演那样沿伸出一条细长型的台面，一直伸向十几个餐桌中间。演员们跳着唱着，穿梭在舞台和各个餐桌之间，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飘然的感觉。在这歌舞声屏的热烈气氛中，领导们开始轮流讲话，祝酒。。。大家随即都站了起来，相互举杯助兴。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嘴里品位着各式佳肴，眼睛里不停地欣赏着周围艳丽独特的民俗装饰。。。直到这时，看见大家都站起来了，我也才跟着起来。我一开始也没在意，以为就是站起来假惺惺地碰碰杯子就行了呢。可哪知道，别人要看着你喝下一口才算干杯。这下可糟了，我知道自己没什么酒量，可是碍着面子，不得不喝。只觉小半杯酒下去，就开始心慌脸热了。可是这个场面，酒又已经在杯了，我只好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没多久就开始觉得有些晕忽忽的了。

忽然看见肖何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跟前，他穿了件笔挺的浅蓝色衬衫和笔直的西裤，一下子显得挺拔和精神了许多。我和周围几个女同事都禁不住地拿他打趣：“哟～，这是谁呀？我们怎么都不认识啦？”

肖何还是那股劲儿，觉得我们少见多怪似的，“切，你们什么眼光啊，咱们穿什么不好看？比这好的衬衫我有的是，懒得穿就是了。”

肖何跟周围的同事们调侃了一会儿，就转身向我侧边走了。我以为他就走了呢，没想到他突然一回身，凑到我耳朵边，压低嗓音说了句：“嘿，悠着点儿啊，你脸上粉红得。。。有点那个了。”

我吃了一惊，“什么？有点哪个呀？”

我还没琢磨出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就觉得手里的酒杯被肖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换了一个。等我那昏沉沉的大脑反应过来，再眨巴眨巴眼睛看着自己手里拿着的酒杯，真有点糊涂了：恩？这半杯酒是我原来的吗？我看不出什么不一样，就又轻轻地抿了一小口。。。啊，原来酒水变成了可乐！

刹那间，一种无法形容的暖融融的感觉涌遍了周身，我心头一凛。。。可是等我再抬起头来四处寻望时，在人群中已经找不着肖何的人影了。整个晚上，那种心头暖融融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我，肖何的气息和他那压底了的嗓音也不止一次地再现出来，带给我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和不安。



（十）长城脚下

第二天，正赶上我们带几个要走的老外去逛长城。再见到肖何时，我充满了感激，谢谢他昨天的搭救。肖何很得意地一笑说，“小意思，不用客气。”

一路上，肖何哼着歌，时而还吹一段口哨，很开心的样子。肖何的车技真好，在盘山公路上，即使他左钻右窜地超车，坐在他车里感觉还象在平稳的沙发上一样。其实，我对这条去八达岭的盘山公路是很有恐惧心理的，记得我十几岁第一次坐学校的大公共汽车经过这里，那个车子颠得抖得厉害，我再往悬崖下面一看，当时就觉得要小命呜呼了，很久以后，一想起来还后怕。现在，同样的路，让我感觉平平稳稳的，心里连一点恐惧都没有。

我告诉了肖何坐在他车里的平稳感，他立刻得意起来，又禁不住吹起牛来：“你知道吗，关键是提速和减速时，油门要踩得特别均匀，这是脚丫子的功夫，均匀得让车里的人觉不出速度变化。你看现在的司机，什抹呀，那天咱公司来了个应聘的，号称有多少年经验，那一脚油门下去，得，您还是回公社开拖拉机去吧。。。”

肖何满嘴的俏皮话常常让我忍俊不止。

他吹起牛皮来更是活灵活现，“你说咱公司谁不知道彪哥挑剔，可他就喜欢坐我的车。我这车开得那个稳，不是咱吹的，给中央领导开也有富裕了。彪哥在我车里睡觉，看书，写东西，干什么都行，他还喜欢在我车里喝茶呢，知道吗，现用开水沏茶，连一滴水都没洒过，这叫一绝。。。 ”

正吹得起劲呢，肖何突然语气一转，“草，我当初就压根不该给他们丫开车，这下可好了，坐我的车坐顺了，我想不开都不行了。。。全公司的人全当我TM就是个司机哪。。。 ”

肖何说话的时候，经常就是这样，从开玩笑一下子就变成发牢骚和骂人的话。我那时阅历少，一点儿也不能体会他调侃中所流露出的内心的郁闷。我还以为他没事儿骂骂咧咧的是在过嘴瘾玩儿呢。

不知不觉地，我们的车子就到了长城脚下。这是我一个月内第3次来长城，已经毫无新鲜感了。不过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老路，先带着彼得他们一行人登上了最近的一个烽火台。。。



我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当导游的料，同样的介绍说了几遍以后，自己就先觉得没意思了，结果，话越说越少，越来越简化了。还是彼得心细，问我，“你觉得枯燥了吧，我帮你讲吧。”他索性接过话茬，替我解说了。我们一群人走走看看，不时停下来照个相，也停下来看看路边卖纪念品的摊位。

一些小摊贩看见我带着群老外，就扯开嗓子分外使劲地直冲着我叫卖。咋一看他们衣衫蓝缕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心里过意不去，就介绍老外买一点小礼品。但怎么也没想到，其它几个摊位的小贩们立马就跟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相互比赛着，不停地冲着我们狂吼叫卖。问个价钱吧，他们就越卖越离谱。当我看见老外傻呼呼地花上二百块钱买一顶破军帽什么的，就又觉得那些小摊贩也忒黑心了。

我这样被夹在中间，心里特别不舒服。心里一烦，连脚腕子都没劲儿了。没想到彼得大叔今天情绪高昂，见我不挪步子了，就劝我先回车里等着，他以“中国通”的身份，自告奋勇地率领那几个新来的径直去了前面的小摊儿。

我百无聊赖地独自回到了我们的小面包车旁。车门没锁，我知道肖何就在不远的地方。他每次都是借着老外们登长城和买东西的工夫稍微休息一下。我往四下张望着，果然看见肖何正懒洋洋地从旁边的树阴底下站起来，好象刚刚抽完一根烟的样子，慢慢悠悠地往车子这边溜达过来。。。

肖何走近了，看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说“你看那些哇哇叫的小贩，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彼得大叔领队去讨价还价去了，我这叫眼不见心不烦。”

肖何根本没接着我的话茬说那些小摊贩，好象不认识我似的，盯着我看了片刻，突然冷不丁地冒出来了一句：“你怎么不化妆啊？”

就这么一句，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的，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一个反应是他觉得我这人特土。其实当时我是化淡妆的，这跟他哪儿说得清呢。于是我就没好气儿地甩了句，“你管那么多干吗？”

肖何似乎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远远地看见那几个老外往我们的车子走过来了，肖何望着我，迟疑了一下，才又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我想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脸上粉粉的醉酒的样子象化了妆一样好看。你要是化妆一定很好看。。。唉，不过，其实，她们那群人怎么化妆也不如你。”

我和肖何之间说话一向是随随便便的，他这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结结巴巴特别别扭，赶紧转身招呼老外去了。我也只好假装没听见。我们公司美女成群，我怎么会信他这套鬼话呢？脑子里这样想，可觉得脸上怎么有些火烧火燎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没出息，怕被肖何看出来，就赶紧上了车，把头扭向了窗外，提醒自己说：别理他！就这么一个差劲儿的破司机，以为化浓妆就好看，多俗啊！

肖何招呼着那些满载而归的老外们，大家都开心地落座了。这回去的路上我和肖何好象都觉得有些别扭，也没怎么多说话。

后来，肖何就象从没说过什么，我就象从没听见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大老板电话里呼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十一）办公室里

我刚走进办公室，大老板还没来得及跟我说什么呢，就被冲进来的齐芸火急火燎地喊出去了。

以前每次被叫到这里来，都是有重要会议什么的，尽管周围的那些真假古董让我眼花缭乱，可也无法太分心。现在，一个人独自站在这个大屋子里，我觉得非常稀奇，第一次有闲心欣赏室内富丽堂皇的装饰和窗外独特的风景。这是一个位于转角的大房间，半圆形的墙体用的都是玻璃材料，形成了一面巨大的东南西三面朝阳的落地窗，自上而下的连在一起，好不气派！眺望窗外，京城远近的繁华景色尽收眼底，再看街道上的汽车和人群，觉得就象一群蠢蠢欲动的小虫子一样。我不禁感慨：哎，要是每天坐在这里当老板，肯定有一种高高在上，当皇帝似的感觉。



又站了几分钟，大老板还没影儿。我有些犹豫了，不知是走还是继续等。几次想趁机打开那排仿古红木书柜，看看里面的藏书是真是假，可又有些不敢。。。正在这时，只见肖何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显然也是刚被大老板急呼来的。

“人哪？”肖何显然又不满了，“草，整天涮我玩儿那！”

我以为肖何会抓着机会大发牢骚呢，不想他环顾了一圈这个气派无比的办公室，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异彩。只见他一个急转身，就势坐在了屋中央那个肥肥大大

的老板椅上，翘起二郎腿，拿腔拿调地说：“今儿个我当一次老板——哎，你知道我要是大老板我干什么吗？”

我当时正准备往门外走，见肖何兴奋得就象个老师不在时的中学生一样，我不由自主地留住了脚步，看着他好笑。肖何继续兴冲冲地说，“我要是当了大老板我会呼你到这来。。。 ”我当时站在门口，根本没反应过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人高马大的他“嗖”地从老板椅上窜下来，一手迅速地掩上了门，一手突然将我搂住，几乎是同时，在我的脸颊上飞快地吻了一下。

这所有的动作全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我几乎被击懵了！

这是在公司大老板的办公室里啊！我连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敢如此嚣张，所以脑子一下子憋在那里，卡壳了！想抡圆了胳膊给他一巴掌吧，从来没煽过人耳光，不知为什么手又沉又软抬不起来；想臭骂他一通吧，却没有战斗经验，一时连个合适的词也没有。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眼见着肖何就跟没事人儿似地，正往门外走呢。

我冲着他的背，压低声音狠狠地说：“你等着！你。。。你难道就不怕我告诉大老板？”

肖何回过头来，眼神中似乎带着一种不解，“你这人，你干嘛总这么紧张？”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我紧张？我再一次用尽力气地瞪着他。

肖何也盯着我的眼睛使劲看了一会儿，居然什么也没再说，一转身，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唉，他八成看出来我没什么狠招了。也是啊，再一想我说刚说的那几句话，也太没分量了，怎么就跟个小学生要告老师似的。更何况，大老板是肖何的铁哥们，我怎么那么傻啊。

这次遇险可真让我害怕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肖何比我想的坏多了。我确认他基本上就是事业不顺心，闲极无聊，想随便逗哪个女孩解闷儿罢了。怎么看上我，我猜是看我刚毕业，好欺负吧。这种事，要搁着厉害的女孩还不一巴掌早煽过去了。哼！我以后要让他看看，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不就是仗着家里还有点背景，一个连大学也没考上的流里流气的小痞子吗？看我怎么治你。

下面的几个星期，我处于战备状态，想象出各种各样的敌情，制定了各种各样反击方式，只差下班去学散打了。无奈，几个星期下来，人家肖何都乖乖的，说话和做事有板有眼，平平和和地。和我也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既不过分客气

，也不再挑衅，就象关系挺好的同事一模一样。这倒搞得我自己有些糊涂了，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象他说的太紧张了？

肖何显然感到了我在成心冷落他，他也尽量不和我正面交涉。有时，我们一起和别人说话时，肖何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那一刹那，我看到他的眼神里不仅还带着原来的困惑不解，而且又夹杂了几分小心谨慎，唉，也不知怎么搞的，竟让我有些不忍心了。

（十二）敞篷汽车

老外们也是分期分批地来来往往。他们没人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松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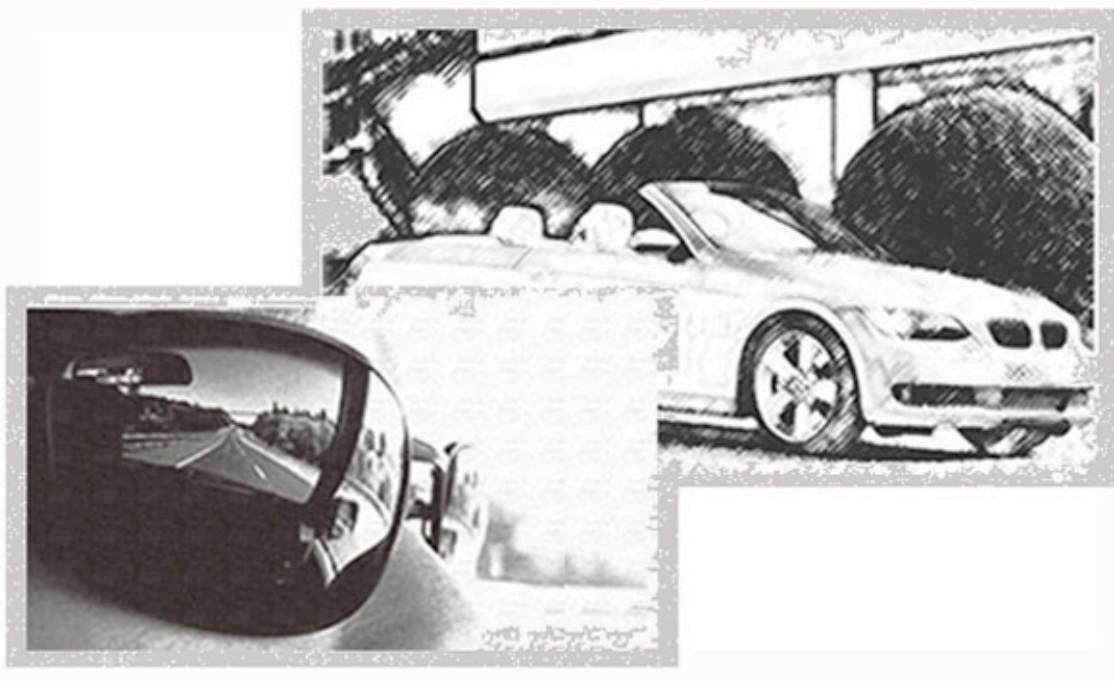
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肖何一阵风似的来了，跨坐在大办公室中间的一张桌子边上，神采飞扬地跟同事们大吹他的海关之战。“。。。这帮孙子，这辆敞蓬一扣就TM将近半年啊！谁去求都没用，白贴进去的钱也海了去了。。。 ”我发现肖何得意的时候，脏话比平时还多几倍。

然后全屋的人就听他吹牛：他肖何多有路子，他肖何如何一步一步和海关交涉，他肖何今天又如何凯旋而归。。。听到最后，屋里的几个大男孩全都坐不住了，一个个地随着他溜了出去看那辆新的进口敞蓬汽车。这群人到了快下班时，才连说带笑地回来。肖何依然情绪高涨，冲着我和周围的几个女同事说：“哎，马上就下班了，你们穿得这么漂亮，我带你们去长安街兜风怎么样？”还没等我警惕起来，“哎——”那几个疯丫头早跳起来了。坐敞蓬车到长安街兜风，这在当年实在是太诱人了！我也顾不上别的了，随着大家一起准备起来，匆匆收摊下班。

我们几个人唧唧喳喳地挤进了那辆小敞蓬。。。这辆银灰色的敞蓬车太扎眼了，一路上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车子驶进了宽阔的长安街，开始加速，这时我才明白什么叫兜风。那迎面而来的风力之强，吹得头发一下子就飘起来了，不时还噼里啪啦地打着脸颊；衣服也象纸风筝似的被吹得兜起来了，哗哗地响着。。。真觉得自己象只小鸟一样在低空翱翔，又觉得自己象条小鱼在海水里穿梭，宽广的长安街就象大海，象天空，。。。我再也掩饰不住兴奋，和几个伙伴一起尖声地叫着笑着，任凭暖风吹乱了长发。。。有多久了，好象爸爸去世以后，我很久都没有这么尽情地开心过了。

肖何带着个纯黑的大墨镜，一边开车一边随着收音机得意洋洋地哼着小曲，我忍不住偷偷观察着他的侧面，聚精会神开车时的肖何显出一股平时少有的沉稳和可信，眉宇间的帅气也象电影里的好人，眼角间流露出的笑意又象个大孩子一样。我的脑子真糊涂了：他不应该很坏吧？



肖何带着我们在长安街兜了一个大圈，又好事做到底，再把我们几个一一送到各自要回家的车站。她们几个都住在城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西郊，自然被剩在了最后一个。

肖何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就把车停在了一个站牌下面。我刚想说停错地方了，只见肖何转过头来，将墨镜摘了下来，对我一挤眼：“看见旁边那个公用电话了吗？给你家里打个电话。这车明天就不归我了，我再带你兜一圈，吃顿饭，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立码儿就又傻在那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时，就听肖何冷嘲热讽地说：“嗨，想什么呐？你的小脑袋瓜怎么那么复杂啊？谁知道咱今儿个能拿到这车啊？这不，趁着车还在带你逛逛大街。又怎么啦？”

被他这么一提醒，我也觉得这个敞篷车本来就是意外的惊喜，肖何不会设什么圈套的，自己恐怕是有些紧张了。于是，我下了车，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在外面吃饭。

放下电话，却又觉得不对劲了，心里突然“咚-咚-”地开始打鼓，有种误上贼船或是自投罗网的感觉。

（十三）兜风心情

可是，当我从电话亭往回张望时，被眼前的画面所震慑住了：夕阳西下，整个长安街就象是笼罩在一层金灿灿的薄雾中。。。阳光斜洒那辆银灰色的小敞蓬上，给车的四周镀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边，也勾勒出了肖何潇洒魁梧的身影。这会儿，他正斜靠在驾驶位上，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扬起来，向我打着招呼呢。

这幅夕阳照耀下的金色画面真是太美了，在那一瞬间，我的心被陶醉了，所有的顾虑都被冲到了脑后，我不由自主地小跑了过去。。。肖何一个箭步从车上跳下来，帮我打开车门。

后来都去了哪些地方，我有些记不清了。好象是先在市中心逛，中间去了两家小吃店。肖何很会哄人，一路上，冷饮呀，小零食呀一类的东西就没间断。最后，肖何问我还想去哪里，我就让他开到了王府井，当时我很喜欢的一家女子服装店。

肖何显然没什么耐心陪我挑衣服，进了店门就不动了，一个人站在门口等我。

我只好自己转悠开了，一会儿拎起这件看看，一会儿又拿起那件瞧瞧，犹豫不定到底哪个更好。无意间，我瞥见肖何提着一件和大门口模特身上一模一样的白底淡花的夏季套装裙，正站在收款台前呢。。。

“嗨—”我赶紧冲来到肖何跟前，“你这是干什么啊？”

肖何对我挤眼一笑，“怎么样，算我送你的行吗？”

同样是这句话，如果认真地慢慢地讲出来，会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可肖何说这句话时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和眼神儿，让我一直很放松的心突然又提了起来，心想，他别是又要什么花招吧。

我赶紧说，“不行。”“不要。你买了我也不要。”

我们争执不下，最后，在售货员的“循循善诱”下，我同意先去试一试，如果好看，我就自己买。

结果我穿上一照镜子，尺寸还特别合适，就象定做的一样。白颜色的料子加上淡雅的花边在初夏的时候显得特别清爽和凉快。我出了试衣室，肖何看了高兴极了，再加上旁边那几个围攻的售货员，我这下可没退路，非买不可了。唉，买了件这么贵的裙子，店里其它的衣服好象立刻淡然失色，我也只好早早结束了我的购衣计划。

出了商店，我还在心疼这衣服上花的钱呢，肖何也不管我爱听不爱听，就开始大讲他的购衣理论：大意是衣服绝不能买便宜的，要买就买最时髦最贵的，不然索性就别买。我虽然也很喜欢他挑的这件衣服，可总觉得肖何对服装的看法就跟他对化妆的看法一样，怎么说来说去还是怪俗气的。

当时机动车的停车场还不多，我们从服装店出来以后，肖何就不想再挪他的宝贝车了。于是，我们就沿街漫步，想在近处找一家饭馆。

平常在公司不曾注意到肖何的长相怎么出众，可能是因为他站没站样儿，坐没坐样儿，再加上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吧。可是，那天走在街上的肖何却是很有风度，腰板也挺直了，走路大步流星的。那架流线型的雷朋墨镜就象是专门给他定做的一样，遮盖住了他略显忧郁的眼神，只突出他那有棱有角的刚毅的脸型，真是显得很酷。走在肖何旁边，都能感到街上的靓妹们不时扫过来的“唰——唰——”眼神，幸好自己今天还穿了件正在橱窗里卖得火的时髦的白连衣裙，不然真的要配不上他了。不管怎样，我承认那天和他逛街的时候，自己的虚荣心着实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最后到底是在哪里吃的晚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肖何点菜时的情景，他招呼着店老板和伙计那口气，好象这儿的人都是他铁哥们儿似的。肖何点起菜来也特别有意思，总是要在人家的菜谱里再添点什么，这个菜要多一点汤啊，那个菜要多放葱和蒜啊，甚至不在菜谱上的也要，直接问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弄个炒肝尖什么的。。。好象这就是他家的馆子，从头到尾也不问个价儿。更有意思的是他要什么，店老板都应着“好～嘞～”。听着肖何扯着京腔儿和店老板搭着话，看着小伙计飞快

地把一盘盘小菜端上桌，那情，那景，那份惬意和放松，可以说是对九十年代的北京城最温馨美好的记忆了，也是我心中一直珍惜和留恋的一份乡情。

那天晚上，肖何真的很绅士风度，跟在老板办公室那天判若二人。最后他不仅把我送到家，还大大方方地进屋坐了会儿，跟我妈妈和我哥聊了一会儿天，才客气地告别。我发现肖何在待人接物上特别成熟稳重。他告诉我妈妈我们公司的来龙去脉，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父母都在哪里，爱人在哪儿上班等等；他还和我大哥聊了聊房地产，他们共同认识的风云人物齐芸等等。肖何的人缘就是好。这次见面以后，他和我哥就成了朋友。我妈也一直很喜欢他。

（十四）有口难开

在公司里，肖何偶尔也开始过来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饭了。肖何的幽默和风趣常常让他成为一桌人的中心，和男孩子们贫嘴和女孩子们开玩笑，我听到周围不少同事们都说，哎？这个刺头怎么跟变了个人儿似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越来越注意肖何了，而且越来越喜欢他了。只要看见他开心地笑，我就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彼此有一种心照不宣。有几次，肖何约我去街对面的小馆子吃午饭，吃完饭，我俩就沿着街散步回到公司。我们每次都是谈一些公司里当时发生的事，或者是以前读书时的事，有什么就说什么，非常随意。肖何也经常指着路上跑的车，告诉我这是什么牌子的，那是什么牌子的，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性能怎么样等等，有时他见我不支声儿，也会停下来问问我喜欢听这些吗？我说喜欢听。其实，我是喜欢看谈汽车时那种孩子般兴奋的神态，有关汽车的性能，从我一个耳朵进来马上就从另一耳朵出去了，什么也没记住。

我和肖何之间也越来越放松了。记得有一次，在去八达岭的路上，我们的车子正经过一个山涧里的小湖，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湖水碧波荡漾，真象一张绝美的湖光山色的中国画。车后的老外们都禁不住“啊”，“WOW”地赞美起来。肖何感慨地对我说，“你看那湖水多干净啊！”我说，“真是啊。这里是水库吗？”肖何说，“不是。”

我望着这个风景如画的天然小湖，忽然意识到，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肖何都要说湖水干净，让我每次都琢磨这里是不是水库。既然他早知道不是水库，为什么总说湖水干净呢？当我试着把自己这个疑问告诉肖何时，他又胡乱解释了一番，我简直越听越不明白。

突然间，我脑筋一转弯，又试着问他：“你的意思莫非是想说那个小湖很美吧？”

肖何不加思索地答道：“差不多，就那个意思。”

我差点笑弯了腰，掐着自己的手才好不容易忍住了。天那，知道有文采差的，还不知道有这么差的，实在想象不出来怎么会用“干净”这个词来形容美丽的风景。

突然发现肖何的脸色有些不对了，我赶紧止住了笑，搜肠挂肚地找着词儿，却又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只好说“真是。。。那个。。。劳动人民的语言特别朴实。”

肖何气得直跺脚，说“嗨，你就气我吧！”

后来，跟肖何熟了以后，我发现他虽然俏皮话很多，但是极其不善于赞美。通常情况下，他发牢骚，骂人和贫嘴的词汇过度丰富，但是要说句好听的时候，却总找不到合适的词。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不记得肖何曾经对我说过什么好听的，我自己也成心不去细想，好象在这个问题上越糊涂越好似的。他有老婆，我有男朋友，太复杂了。那个年头有个说法叫“第三者插足”，是非常贬意的。不知为什么，一听到“第三者”这个词，我就跟有心理障碍似的，顿觉恶心。这个词会象一大瓢冷水，让我立马冷静下来。

这样倒也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怨恨。有时看见肖何跟那几个花瓶亲亲热热的，我虽然心里酸溜溜的，可也没啥可生气的。反过来再想，只要肖何对我够朋友，我已经感到很幸运和满足了。

（十五）迂腐学究

在公司里经常听同事们说肖何是个倔头，可我整天看到的都是嘻嘻哈哈的肖何，还真想象不出来他倔起来是什么样子。

直到有一天。。。

当时，公司的室内设计组来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英国小伙儿艾士力。他瘦高清秀，书生气十足，脸上总是笑咪咪的，可是个性却十分地固执，象个老学究。据说，他来中国之前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还随身带着一打子关于中国的照片，摆开了一副要研究中国的架势。除了参加我们公司给安排好的几次旅游，艾士力提出来他自己还要单独再去三个地方。他拿出了三张照片，一个似乎是故宫里的一座石雕，一个象是北京的老皇城根儿，最后是个在四合院门槛上蹲着玩儿的小男孩。

这差事自然落到了我头上。我想着有肖何开车呢，就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可没想到，事到临头马上就要出发的时候，也不知为什么，肖何突然撂蹶子不干了。我

看大老板把他揪进办公室了，我就坐在公司门口的沙发上等。。。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终于看见肖何和大老板俩人都气呼呼地走出来了。大老板无奈地对我说，“这么着吧，今儿个你自己先叫辆出租，带着艾士力去那几个地方看看好了。”我眼巴巴地望着肖何，真希望他能给我个面子。谁知他就一句，“我烦那家伙。不去！”。

唉，我只好单枪匹马地上路了。平常习惯有肖何开车引路，都感觉不到在北京城里里外外办事的麻烦。那天，我才领教到了北京交通的滋味。

上午带着艾士力去皇城根和故宫还都算顺利。进了故宫以后，我灵机一动，把他照片上的那个什么石雕给故宫的英文导游了，我就坐在阴凉地等着他们。艾士力研究完回来的时候，好象显得特别激动，连声说故宫比英国的白金汉宫强多了。我心想，这话我爱听，管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呢。



不过，从故宫出来以后，麻烦就全来了。艾士力还不习惯吃中国饭，我只好建议中午去西单那家新开的麦当劳吃汉堡包。本来挺简单的事，可恨的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肯停在靠近麦当劳这边的马路上，把我们丢在马路对面就结帐不再走了。我急着对那司机说，“你也太不负责了，为什么不能多走一步，把我们送到位呢？”那个司机一翻眼，“你说谁呢你，你自己睁开眼睛看看马路那边能停车吗？”我再一看，倒也傻了，那里还真没有停车的。这下好嘛，只好自己走过去了。

这个路口真够乱的，大公共汽车，小面包车，出租车，自行车与行人混杂在一起，路口连一个指挥交通的都没有。我叫艾士力紧跟我，看准了一个机会，我赶紧跑着穿过了马路。。。可是扭头一看：恩？艾士力的人呢？啊？他敢情就站在原地没动窝儿啊？我在马路这边怎么招手人家就是纹丝不动，我也没招儿，只好又看准一个机会，跑着折了回去。

我有些生气了，问艾士力：“嗨，叫你跟着我，你干嘛不听？”

没想到艾士力也生气了，“你怎么可以不看交通灯呢？刚才是红灯！”

我怎么耐心地给艾士力解释都没用，最后，我只好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跟艾士力说，你不可以再看那些根本没用的交通灯，我走一步，你跟一步！艾士力非常不情愿地跟着我，谁知到了路中央，他突然脸色煞白，原地不动了。我也顾不上问他是又看见了红灯还是看见了汽车，几乎是连拉带拽地帮他过了马路。结果，等到艾士力坐在麦当劳的椅子上的时候，我问他想要吃什么，他惊魂未散地几乎还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心里好笑艾士力这个书呆子，适应能力比彼得大叔差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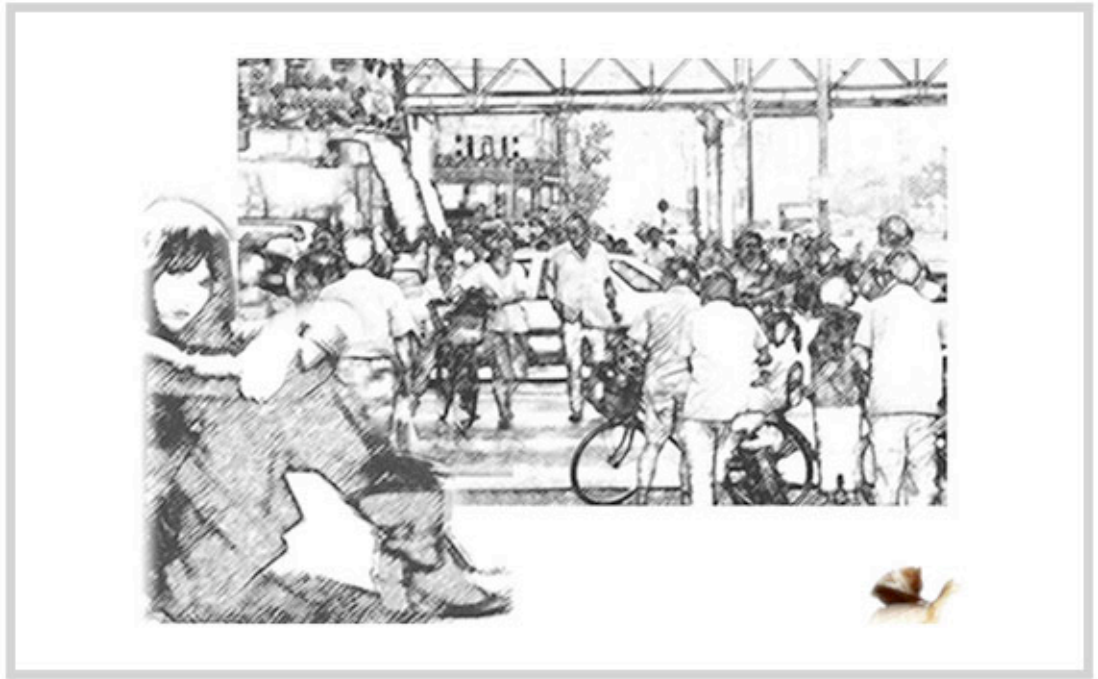
没想到这一个汉堡包下去，艾士力定住了神儿，又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地方没看呢，他指着相片上墙皮脱落的一个旧街道和门槛上坐着那男孩子。。。

我到哪里去找那样的地方呢，只好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个出租车司机。

结果呢，我被那个自认倒霉的出租车司机骂了一路。因为每次当他觉得已经带我们找到了地方的时候，艾士力都说“No! No!”看了一个又一个北京小胡同和四合院，艾士力都说不对。最后，那个司机大骂着土话把车停在一个胡同口，索性不干了。我也只好让艾士力讲清楚到底哪里不象他的照片。唉，这时才闹明白，原来他不仅要看旧民宅的建筑本身，还要找象照片上的那种气氛，那样脏乱的街景和那个流着鼻涕的破衣烂衫的小男孩。怎么告诉他那是不可能，他都不信。。。几乎到了傍晚，那个都快被气炸了肺的司机把我和艾士力送回了京城大厦。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仨没一个高兴的。我下了车，顿觉腰酸背疼，精疲力尽，却听见艾士力还在嘟囔着，“你看眼前这些街道，我站在这里，简直觉得就是在英国的曼切思特，根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中国北京。”

艾士力这套迂腐的论调已经在我耳边嗡嗡了一整天了，我几乎忍无可忍了，只是考虑到他是个新来的老外，我也懒得跟他计较。这家伙真固执啊！

（十六）别别扭扭



这一天折腾下来，我觉得不仅骨头散架了，连脑仁也都疼，更可恨的是最后的效果却又不怎么样。

我不由自主地想，要是今天是肖何开车，结果会不会完全不一样？

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肖何带着艾士力在京城有特色的大街小巷转悠半天，艾士力八成就会忘了他那张破照片了；说不定，肖何还真能把艾士力带到那照片上的胡同呢；也许，肖何会这样。。。也许，肖何还会那样。。。

不知怎么搞的，我发现自己满脑子里想的竟全是肖何了。虽然才一天没有照面，却象是过了很久似的。我心里开始盼着明天早早见到肖何，想象着他怎么也得慰问我一番吧，或许还会夸奖我几句呢。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见到肖何时，他只是心不在焉地问了句“昨儿个怎么样啊？”都没再听我细说，就又忙别去了。

我顿时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失望。。。

一下子又想起来昨天早上，我那么苦苦哀求地望着他，希望他能开车，可他却根本不看我一眼，这才害得我后来受了那么多委屈，被出租车司机挤兑，又被艾士力抱怨。。。哎？他这人现在却跟没事人似的？不用问了，人家心里压根就没惦记着我，就我自己还傻呼呼地想他呢。

这么一想，我顿觉心头一酸。。。

我越想越觉得肖何可恨。

等到后来，他再过来和我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装聋做哑，成心跟他拧着劲儿。

要说这个艾士力也真够死心眼的，自认为是个中国专家，又回来和我讨论起北京民宅的问题。他固执己见地认为，市政应该花钱修复和保护北京城里大片的四合院，而拆倒四合院盖高楼其实是在破坏北京城的特色。

我其实心里和艾士力一样也是担忧北京的古建保护的，可那天看谁都不顺眼，看着艾士力在那侃侃而谈的样子就来气儿，心想：你以为就你一人明白啊？你以为你刚来两天就能给我们上课啊？一时间，也忘了艾士力是我们金发碧眼的贵宾了，一点也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嗨，你知道吗，你的这些理论中国的古建筑专家也早都说过了。你太不了解北京的实际情况了。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居民需要住房吗？大片的旧民宅不拆，老百姓住宅问题怎么解决？北京绝不是你心里的那个废都博物馆，北京是个生机勃勃的发展中的城市，老百姓要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

艾士力见我对他突然这么不客气，反倒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仔细地听我告诉他北京住房紧张的问题，很多的四合院早就被拥挤居住在里面的各户居民改建得支离破碎，凌乱不堪了。。。艾士力听呆了，表示要再度实地考察去。我告诉他这种坐在轿车里的考察是没用的，除非亲身住过那种破旧的四合院，才能明白是什么滋味！

艾士力泱泱地走了。

这时，肖何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感慨道，“我真烦这小子！太TMD傲，就欠被敲打敲打。要是公关小姐都象你这样就好了，可惜那帮人都没什么头脑，就知道巴结老外，贴老外。”

这本来是句夸我的话，可我看着肖何就来气儿，再加上我平日里最看不惯那几个花瓶跟肖何勾肩搭背的，就成心甩给他一句，“是啊，还不止是贴老外呢。”

肖何反应很快，马上翻起眼睛瞪了我一下：“哎？你这话里带话的，骂谁那？”

我只当没听见，心里觉得可解气了。

肖何又追问了一句“嗨，我说你今天怎么啦？”

我也只当没听见。

就这么别别扭扭了好几天。

后来，肖何告诉我，他最烦我跟他这样小心眼的时候了。